周易可說

周易上經可說卷之二

閬中曹學佺能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卦以二五同心名爲同人文王謂同人者同於人而不私也故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比昵之私不得而間之若于野焉則大同之襟懷无遠不到自然可亨即以歷天下之險難亦无不濟者曰利涉大川然此同非他同於正也故必有義理以爲之主持不然而一无可否於其間是與世相浮沉者也曾大同之道哉又曰利君子貞

彖傳專以二五釋卦名故曰二五同心爲同人纔同人便得于野野釋曠遠之義言无私也亦隨所處之地言如處一家

則同乎一家之人處一國則同乎一國之人處天下則同乎天下之人野亨利涉是一義言凡事皆亨也利涉取其大川難者涉川猶利況其他乎然必合乎君子之貞乃爲于野而亨且利涉也同人于野是箇周而不比已有貞的意思在望人只恐人一於曠遠中无主持故又着君子貞句如元亨利貞之說○同人必于野何也。蓋同人于朝以勢耶。同人于家以情耳。惟于野則疎。淡之極。无間於王公海宇之衆。不殊於閨闥。耳目肝膽可以相信。呼吸喘息可以相通。无我无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乎。遊哉。夫人心苟異。則庭闈談笑之間。而胥戕之禍。已生於几席。人心苟同。則卒然之變。有以相恤。大難之衝。有以相維。所謂同舟遇風。胡越如左右手。其何

不私哉。君子貞者。君子之正道也。言同人者。當爲君子之同。而不可爲小人之同也。君子之同。主於同理。人是曰是。人非曰非。同也。人是曰非。人非曰是。亦不害其爲同也。小人則同流合汚。一鄉原而已。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〇同人曰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卦曰同人何居六二柔得位正也得中中也柔中正而應乾九五之中正同心同德足稱焉故曰同人耳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何取也謂卦德之乾行也乾剛不撓略无係吝是有于野之襟度而亨且利涉者然而必利君子貞何也二五文明以健

中正而應則是通朗之識定於中而守恒不移純粹之德完於巳而應非私比是君子之正也惟君子之正爲能通天下之志心心相炤胡越一家山川形迹豈能間之故曰同人于野者以利此貞耳不然而私情之合又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柔居柔位曰得位得位方是正中者下卦之中也六二得位得中分明上應九五夫子不曰應〻上而曰應乎乾下卽出乾行句見應乎乾者應此乾也下又着中正而應〻見所以應乎乾者以此中正而相應也所以爲同人之義所以爲于野之亨所以爲君子之正總是一意○乾行卽天道之行猶云乾之能事也惟乾无私惟乾之行靜專而動直萬物皆在化育之中同人者不偏主于胸中不牽係於外物大道爲公

以行之便是乾元倂包之度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
行也蓋此卦以一柔爲主徒柔不能以同夫人也必以天德
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亨利
涉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同人須先見得
分明又須守得剛毅一以中正而相應故夫子就卦材而發
之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這是君子之正耳不是說文明
見此正以健守此正也蓋文明則能察於理剛健則能勇於
義中正則內无人欲之私應乾則外合天理之公此四者皆
君子之正道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卽正也天下之
理正而吾人一心通於億兆人之心億兆人之心通於一心
只是此箇正理而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君子正則自有以

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志皆同所同皆欲歸於正也此纔謂之同人○東坡曰野者无求之地則凡從我者皆眞同也彼非眞同而能從我於野哉同人而不得其眞同可謂同人乎故天與人同物之能同於天者寡矣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於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眞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眞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眞同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火炎上天與火同也當大同之世而失于辯別羣孽由生君子以類族而分別物之同異乃處同之道也身之所居謂

之類類各以類辯姓之所出謂之族族各以族辯辯析分明則物各止其所雖同而不亂矣

類者猶言士與士類農與農類族者猶言張與張族李與李族也辯物者物自分別无差耳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以剛居下當同人之初而上无係應故有同人于門之象如是則无咎也

于門者門以外也出門則无所限隔矣无咎者同人之理合當如是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所同者廣而无偏黨之私又誰有咎我哉

言无得而咎之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此同人之所以爲同人也有同人于宗之象但以其柔體去五尚遠而三四間之加憑陵焉爲二者未得遂其上應中正之願故不免于吝也

九五乃二之宗主故曰同人于宗然无如三四之強陽何觀五以不得同人而號咷則二之情可見矣五陽剛能以大師克三四之間而遇二二柔克不能勝剛能无羞吝乎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應于五不宜有吝但爲三四所間而柔體不能克之似乎有吝之道也吝亦何傷與五相遇則咲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同人貴同然非可強其類以爲同也三剛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懼五之攻時懷惴望終不能得所與者故其象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程傳曰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間懷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興字正照上伏字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伏戎于莽何爲者以敵剛也剛其可敵乎三歲不興終安能行乎

剛指九五也周公爻辭極小人妄求之情狀夫子則就其情

斷妄求者之終无益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剛不中而无應亦欲同於六二者爲三所隔既乘其墉以攻之矣而以剛居柔復自反而弗克攻焉畏名而耻義知過而能改是吉之道也

四以不遂事爲吉故别于九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四既乘其墉矣而曷以弗克攻以邪攻正義有弗克者故止而弗攻耳其所以得吉者由以義自裁不勝困竆而反于法則也

則字頂上義字來義之所在毫不可過足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柔中正相應於下是同心者乃二方爲三四所隔五以義理勝之先故不勝憤抑而號咷終必得合而笑矣然三四之剛強有非可常理奪者必用大師以克之　乃得相遇焉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讒邪得間之意不然二方吝矣而五優游不幾於形迹乎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何也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理本直也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者也曰大師相遇者邪正不並立言必相克此邪而後正可得合也去邪勿疑乃任賢勿貳理自如此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同人之先即該後笑在內相克克三四也

上九居外无應物莫與同是同人于郊者其誰與之夫人情之同固也然或反至於相睽上雖莫與同乎其終亦可以无失矣又何悔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要皆開曠之意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君子得志則同人于朝不得志則同人于郊故曰志未得猶曰此不得志者之所為耳

☰☲ 大有元亨

大有者以所有之大言諸陽之大皆為一陰所有也人君柔中用賢衆皆從之則禮樂刑政之所建必有超越於尋常而推舉動化之必致者故曰元亨

五陽皆一陰所有曰大有猶豫之言大有得也元亨二字照
常講不必云大善而亨元亨者事无不得其理民无不得其
安之謂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
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卦爲名大有哉六五柔也位天下之尊具大中之德而致上下
之應溥海內外胥入版圖而无外是大有之所由也而辭曰
元亨則豈徒以其勢哉乃其德剛健而文明應天而時行夫剛
方之主宰運量於幾微睿覽之神明洞燭乎幽隱且時剛而剛
時明而明而妙用之顯行又克宜乎天然之則是以其政治符
帝王適遠邇爲大亨也君子觀大有之名而識元亨之治其句

以御有矣哉

匪直得位而日尊位匪直得中而日大中匪直有應而日上下應皆以大有之時言也然處有據見在之勢謂可統攝人群威行海內而不知所以運量握裁全由德勝故夫子特提其德二字剛健文明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德之用也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炳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而元亨矣○離爲文明指六五也乾爲剛健雖以下卦言然諸陽爲六五所有亦六五之剛健也故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天亦指六五言應夫九二也時者當其可之時天即理也天之道不外

時而已時行即應天之實非時行之外別有應天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則善惡畢陳矣遏惡者五刑五用是也揚善者五服五章是也休美也天命之性有善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之美命也君子之善保其有如此

此火字不必以日言无所不照即大有之象君子曰所有之大可喜也苟无以治之而叢蘖萌焉可慮也由是遏惡而遏之彰善而揚之于以順天之休命焉天之命有善而无惡順承天休使民皆化於善而无惡所以安輯群生保所有之大於不衰也曰順者言遏之揚之於我何心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當大有之時驕奢最生人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必特之以艱乃可絕驕侈之萌而永无交害之咎也

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始矣无交故无害則有交必有害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交害者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自至之謂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則未履盛滿之極九則能存艱難之心故放溢未生而无交涉於其害矣

此全重初九二字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當大有之時陽德中涵充實富有乃應六五之交孚其負荷甚匪輕也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則可以佐虛中之君共濟大有之盛而无忝矣

大車是有天下大才德的象以載是有天下大責任的象以大德而勝大任如大車而物无不載也大車既載即有所往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有剛中之德克勝上任而不至於覆敗矣

積中不敗是貼出大車以載之意言雖物積於中而不敗耳

不敗即爻之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下體之上有君公之象剛而得正不以大有自私有享于

天子之象若小人者挾其所有罔知奉上之道則不能矣

享者諸侯朝于天子而獻其邦國圖籍土地人民玉帛方物之類是也合朝獻二字謂之享蓋惟公侯能以其所有爲天子之有故朝獻于天子而公侯之能保厥有可知矣若小人則不能凡三爻多兼二義以其處上下之間故也天子亦指六五雖非正應然大有諸陽上下應之又是一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用亨者公侯之職分也小人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所有自私而益爲不順其害立至矣

此害字即无交害之害言其驕縱強梁自干國憲不能保厥有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佐六五之主民殷治熾既盛且多然皆五之有也已何有焉爲匪其彭之象能不以寵利自居又何咎矣

彭皷聲又盛也言聲勢之盛也匪者非巳之有也以剛居柔故不居其所有此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玩其彭其字則大有之治分明爲四所致蓋六五一意任賢四近君引諸陽以進故能如是之盛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九四不爲權勢所迷而辯之審故能匪其彭也

明辨二字連加一晳字是形容其明辨之審也四居離之初能明見于初故爲辨晳辨晳者言其處嫌疑之際于上下分

義能辨之審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陽實有孚者也六五柔中虛已不自任而任賢則群臣合志厥孚交如矣夫大有之世玩愒易生而五復以柔道治天下不漸恐于陵夷乎惟厥孚既交而復威如則君仁而臣義君逸而臣勞將太山而四維之矣故曰吉

孚指諸賢上下應之故曰交如威如者即剛健之用也唯君臣叶力主尊于上故有威彖中剛健亦屬五政與此合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人心亦渙矣曷以厥孚之交為君者一念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孚之易以感人也如此孚則已矣又曷以威如之吉蓋所

有既大衆尊易萌倘或玩而无備何以長久五惟諸陽孚之則自有威如之吉也

易而无備亦指五言憂盛危明之意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大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夫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夫信也順也尚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柔中虚已六五之順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群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上九特履之耳我之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无名而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也蓋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云爾

履信思順尚賢六五之道備矣上九下從六五是六五之道

皆其道也如此則天人交順五陽之有皆其有矣又何往而无不利此爻如堯老舜攝

象曰大有上九自天佑也

大有上九盛極宜衰而吉无不利者是自天佑之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以佑德之心易其必然之運甚矣人定能勝天也

䷎ 謙亨君子有終

卦德内止外順卦象以卑藴高合之名謙謙美德也人而以謙自處何往而不亨乎然非尋常之器識所能與也惟君子志在内完心无外競安履此謙而終身之不易故其德益尊且顯克有其終耳

謙之亨也惟君子能有其終昧道者觀近知道者考終于其

終觀之天下之必亨者未有不歸于謙者矣程傳曰君子達天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何以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何以亨天道下濟而其化光明焉地道處卑而其氣上行焉是謙之亨於天地有足徵矣然尚以歸諸君子夫天地鬼神未有不鑒乎謙者天道則虧盈而益謙矣地道則變盈而流謙矣

鬼神則害盈而福謙矣故人之道未有不惡盈而好謙者謙處其尊尊而益光謙處其卑卑而不可踰是君子之謙有終而不變故其光不可踰亦厚終而不可及也知謙之亨又知君子之終斯眞能謙者哉

濟者施也天位乎上而氣則施于下也光明者生成萬物化育昭著而不可掩也卑者地位乎下也上行者地氣上行而交于天也天卑而下濟謙也而光明則亨矣地卑謙也而上行則亨矣此言謙之必亨也天地本無謙此是聖人見出箇謙意來說見得此理卽天地不能外者人可知矣虧盈益謙以氣言如日中則昃月沒而升之類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變者傾壞流者流注卑下之地而增高也害盈福謙以理言

善者降福不善者降殃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惡之便有虧的意在好之便有益的意在此四句統言天地鬼神與人三才皆好謙益見謙之所以亨也光顯著也踰者過也不可踰言不可及也尊者有功有德謙而不居則功德愈歛而愈光亦如天道之光明也卑者有功有德謙而不居則愈下而愈見其不可及亦如地之上行也謙是君子之終故其光不可踰亦是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以卑下而藴崇高是謙之象君子謂上人之心恒失之多也則裒而損之下人之心恒失之寡也則益而增之於以稱度人已而平其施蓋施諸已者不宜多施諸人者不宜寡裒

益於多寡之間稱平於施與之際君子之善為謙也
裒是因其多而去之益是因其寡而增之物即人與巳也人
與巳原非二物故施於人巳之際只說箇稱物平施平字自
巳心上平也稱有低昂心無低昂歸于平焉耳○生生篇曰
裒多益寡是就心源理欲上剤量謙是天理用事盈是人欲
用事天理之分數寡故下人之心常失之寡人欲之分數多
故上人之心常失之多去了一分人欲便增一分天理去了
上人之心便增了下人之心裒之固所以為益也稱物平施
從自巳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人而盈滿則有低昂心有輕
重心視物我若相懸絶而何以能平人而謙則无低昂心无
輕重心視物我岩一體而何所不平君子絜矩平天下不過

此心平之而已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不嫌過初六以柔處下損抑卑巽之極是謙謙之君子也自處至謙人情樂與雖用以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平居乎何所不吉也

謙謙者謙而又謙謙謙之至也用涉大川吉一氣說下不曰利涉而曰用涉者謙謙君子无所不利即用以濟川亦无不濟而得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者處卑之道初六在下卑以自處而无一毫上人之心者也牧養也處也以此養德以此安身俱得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而比於三三益勞謙君子也三謙而二和之與之相從故有鳴謙之象正而且吉者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言六二與三中心相得非勉強倡和也

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倡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於謙而六二以柔順處內卦之中雖微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性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以剛正之德為上下所歸然而居執下體是功勞著于社稷

德澤及乎生靈而抑抑不居克持謙德者也非君子其孰與之而非君子其孰終之矣蓋謙德久而不變是君子之終有終則吉也

勞功也謙五陰一陽待是而後爲謙其功多矣艮之制在三而三親以艮下坤其謙至矣故曰勞謙此即彖詞之君子有終也三爲成卦之主故以君子當之吉即光不可踰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而能謙者寡矣惟君子勞謙而有終則其器識之恢弘直與古大臣之不矜伐同而非尋常所可儔匹者凡在瞻仰之下誰不心企而悅服之吾以是知其服民深也

萬民服者久道好謙之公心也非僅僅不敢與爭功已也若

然則君子豈但以功名終者哉君子之終謙德之全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柔正而能下則其恭謹之度誠有行无不利者然居九三功臣之上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亦所不可少也故周公嘉與之而復勉之

儘有大臣天性本謙遇有功勞過于已者反驕亢之則其謙未光矣故宜發揮此謙出於自然光不可掩卽尊而光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四无不利而尤撝謙於功臣之上於理論之誠有宜然而非過者不違則也

則以理之一定者言以九三勞謙无見忌之嫌而于理論之

則宜乎謙讓耳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五以柔居尊謙德著矣謙則衆罔不從矣奚待富而後能以其鄰哉即文德之世間有未若其化者利用此衆以征伐之而他事亦无不利也謙得人心如此

不富以其鄰是說謙之得人心處利用征伐无不利是說既得人心則无所不可用用之无所不利也此即初六用涉大川極言其謙之善左之右之无不宜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六五之利用侵伐豈黷武哉亦征文德之所不服者耳

周公云利用侵伐只說得人心之可用夫子恐人不識利用

侵伐之旨故以征不服曉之見謙既曰謙又何不服之有有國者讀此爻象全要見得此意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謙之終與三爲正應見三之勞謙亦相從而和之故亦有鳴謙之象夫六五之謙由已者也上六之謙由人者也六五謙得人心即以之侵伐无不利矣若上六者用之以行師但可以征邑國而已豈能及遠哉

上六之鳴謙與二同也然二柔順出乎天性而上居卦外但于聲音笑貌之間从擬之而已故其或用以行師亦與五同也五則无不利上則但可征其邑國此其力量之大小迥然不同如此

象曰上六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鳴謙但與九三正應而勉爲倡和於外其心志未必相得也雖用之以行師但可征其邑國不能及遠矣然則謙者惟論其由中與否豈以才力之何如哉

志未得者中心得之反征邑國者无不利之反

王輔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于名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无應失位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卦順而動得人心之和樂矣即用之建侯萬民无不

推戴用之行師萬民无不悅從而他事有不必言者故文王直

繫其辭曰利用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名曰豫非以九四之剛得上下之應而志行於下乎且以卦德言之順理而後動人心自无不宜者此豫之所由名也人患動而不順耳誠豫順以動即天地之大亦不外此理而況建侯行師有不利者乎即是而觀天地之動動以順也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无有以逆氣應者聖人之動動以順也則刑罰清而民服无有以逆理干者然則順動之義其關於豫之時豈少

小哉知其時義之大將有動也斷乎其不可不順矣
剛應者九四一陽而衆陰從之也志行者陽之志得行也剛應志行豫也內順外動所以成其豫也故名豫凡事合乎天理則順背乎天理則逆順以動則念念事事皆天理矣天地如之者言天地不過如我之順動也天地且不之違而況於人之建侯行師乎此其所以利也建侯行師雖大事較之天地則小矣天地以順動者順其自然之氣聖人以順動者順其當然之理不過者不差過也如夏至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晝四十刻夜六十刻之類是也不忒者不愆忒也如夏則暑冬則寒之類是也刑罰不中乎理惟出一己之喜怒故民不服若順動則合乎天理之公縱有刑罰亦天刑也故民

服時義者豫中事理之時宜即順動也此極言而贊之六十四卦時而已矣○刑罰最易失較之他務于順動上尤切故特舉之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太和動於域中爲豫先王會其意而聲之樂焉樂之作也以奮至德之光是崇其德也而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天地祖考之德其藉此以闡揚其盛乎天神人鬼之和其藉此以宣洩其蘊乎是先王之所爲豫即雷出地奮之豫也

奮者發奮而成聲也作樂崇德不是崇巳之德今人說天地祖宗之德崇此德也故用之以殷薦以配享耳崇德是殷薦

講只是聞樂知德殷盛也作樂乃朝廷邦國之常然各有所

主其樂不同惟萬物本于天故有郊人本于祖故有廟是其用樂之最大者故冬至祀天于圜丘而配以祖季秋享帝于明堂而配以考俱必以是樂薦之也崇德薦配中總是感格天地祖考之心以和合四方億兆之心所以爲豫

初六鳴豫凶

陰柔居豫初失位失正上有九四以爲之援而憑藉聲勢以爲逸豫古今之以此取敗者亦衆矣故曰鳴豫凶

可以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天人之所履視其志何如耳苟心依人而至於鳴豫志不遠也能免於凶乎

初非竊位以其志表之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當豫之時未有不沉酣者二以中正之德其特立獨操有介于石之堅焉見幾而作奚俟終日哉是處豫之貞而得吉之道也

介于石不終日一氣說下不終日只是不久安於豫之意夫人升般樂之堂則戀戀以為安躋懷居之域則依依不忍去即有能悔其非者亦遲而後悔耳六二中而且正則是屹然獨立于波蕩之中其守也如堅石而超然遠出於勢利之外其去之也如脫屣人之所溺不能反者彼不能頃刻安也蓋衆人之慮淺故成而有滯其悟也在事後君子之識微故不違逸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是之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鳴豫盱豫者比比矣二何獨能不終日哉以其有中正之德也

中正故其守堅辨之早去之速得貞而致吉耳

中正是順動的大道理不終日即至誠前知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四主豫大有得宜也三安得覦而效之乃其陰不中正上覦乎

四而下溺於豫悔之道也是在其人之速悔耳若悔之遲則溺

不能出乃終於有悔哉

盱張目而望也小人附勢只是仰面看人故曰盱夫以陽居

陽猶力人之馭健馬也有以制之而三非六之所能馭也乘

非其任而聽其所之若是者神亂於中目盱乎外矣據靜以

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刼之我且雖盱而赴之旣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爲悔也二悔字不同上是悔悟之悔下是悔吝之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人貴自處知何六三位失其當則其所豔而慕者九四耳而介石之操不終日之明固其所未聞也所以盱豫而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一陽當天下之歸致天下之豫是由豫而大有得也然天下之豫獨可任巳而无藉于衆思哉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固大臣之所當知者勿疑朋盍簪可也

大有得者一剛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合一剛也勿疑朋盍簪全是勸勉之詞四本豫主乘應皆邪而二獨貞貞者難致邪者易聚邪者衆而雖去正者望而不來夫惟開誠布公者不以樂巳而附不以守貞而違權在巳應在人而无巳私之與焉則吾朋其有不同者乎〇初應四三五比四而爲凶爲悔爲疾獨六二不係于四而以中正自守乃得貞吉則九四未得爲純臣可知矣看來四外陽內陰才足有爲而中心之誠有所未至者也當豫之時君弱而大權歸巳衆皆附之故曰大有得惟其未誠故戒以勿疑如齊桓一匡天下使其誠心以尊周周室豈復弱乎故五之貞疾四寔爲之夫子於四取其志大行於五傷其乘剛功罪定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大臣之志在天下國家世由以豫而大有得其志願之所期固已大行而无負矣可不集衆賢以共保治哉

六五貞疾恒不死

六五當豫之時柔不能立而又乘九四之剛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衰弱極矣故有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有恒不死之象

古者有疾謂之不豫疾者豫之反也恒常也得中猶能守常不死者未亡人之稱然與死亦無異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雖乘剛爲權臣所迫然以柔得中猶存虛位而不死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陰柔居豫極昏冥於豫者也以其動體則事雖成而能有渝者倘變其沉溺之非庶幾寡過之域故亟以无咎與之

聖人重改過成而有渝可得无咎況未成者乎冥豫而能渝尚得无咎況非冥者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豫在上災害隨之矣其可長乎速渝者可也

豫之世君多以柔廢事大臣多以勢自專士多以慕富貴變平生之所守故五曰貞疾以戒其廢弛四曰勿疑朋盍簪以戒其專擅初曰鳴豫三曰盱豫上曰冥豫以戒其外慕而失守二之介石其庶幾乎故亟以貞吉與之大抵彖合言之故

多言豫之吉爻分言之故多見豫之凶

☱☳隨元亨利貞无咎

卦變剛來下柔卦德動而悅合之有隨義焉文王繫其辭曰元亨盍以得人之隨而與之也然而致隨必以其道是必持之至正而足以爲人之宗主斯反之於巳可无愧怍而免于咎耳不然其誰與我

揔人之親就可以通行于天下曰元亨必巳之道義足以致人之親就曰利貞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卦名曰隨非以卦變剛來下柔有相隨之義乎且卦德動而悅

乃足以致人之隨者此隨之所由名也動而悅則大亨而所謂貞者在是无咎者亦在是而天下之所樂從者亦惟此時爲然矣故知人之所隨者時也隨時之義動而悅者也動而悅則隨非動而悅則不隨其義誠至大矣哉知其義之大則知聖人利貞无咎之旨矣

此與豫卦彖辭无異豫剛應而志行是釋其所謂豫而順以動是本其致此豫故下文只就順動二字發揮所以利建侯行師而推贊其義之大此彖剛來而下柔是釋其所謂隨而動而悅是本其所以致此隨者故下文緊接大亨貞无咎而發揮其隨時之義之大○卦內緊緊在亨貞二字孔子既以動而悅釋隨之義因就動而悅三字見得所謂大亨而利貞

者即在於此故緊接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夫動而悅是隨之貞此時有此動而悅者天下便悅而隨其時故曰天下隨時悅字有恰當心体之意時字有不言而喻之意故贊其其時之大〇此卦震剛在下兌柔在上是剛來下柔也天地間无獨陰獨陽之理然陽主感陰主應故剛常下乎柔天之下交于地君之下交于臣男之下女皆剛下柔以共成此世道也動而悅是精神意氣欣然无間蓋在心源上孚契以理故有相入而无違即孚于嘉之謂此隨之善道也所謂大亨而且貞者此也貞者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也人之處世持一有我之心固非亨也非貞也苟一一隨人轉移亦非亨也非貞也故不任我不任人而惟因時處中時當如此則如此

行時當如彼則如彼行此便是正大道理所謂君子時中孔子聖之時不過如此耳是故天下隨以時也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在澤中隨時而息夫造化之理有晝必有夜有明必有晦故人生天地有出必有入有作必有息其在人心有感必有寂有動必有靜此造化之自然亦人事之當然也君子終日乾乾晝居於外向晦則入而宴息節今日之勞悴養來日之精神此隨時之道至明且近者故夫子特言之

生生篇曰宴息只是安靜无勞神不擾形不役耳吾人之道雖時可息吾人之功有時可息惟其有息此其所以无息也

凡人之情識未忘機心未絕稍有絲毫外馳而不能入駘蕩而不能安皆不可謂之宴息息不能安命非已有此至命者子所以不多見於天下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九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旣有所隨則主變其常矣不貞可乎必也持之以道義之正而因不失親然後可宗而得吉一出門而獲交與之功矣

初為隨之主故稱官官字只當人心上看心本廓然无不隨與而隨則心失其官矣心失其官不獨初也凡有隨者皆有渝而初其始也聖人曰當隨之時不能无隨矣能持以正不入于情利之私則吉也貞則惟賢惟德以為群一出門皆有

功矣○官有渝是聖人慎重之詞言這隨非小可連心體都變損一番過了如之何而可妄隨乎惟正則吉也出門交有功即是吉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官既有渝矣必從正乃得吉也出門交而有功者不失其所親之人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本應五而比於初蓋其陰柔不能自守詞曰係小子失丈夫法戒昭然具在矣

陽爻謂之隨陰爻謂之係以柔不能自立故也陽在上者謂之丈夫在下謂之小子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邪正是非無兩從之理曰弗兼與戒人之從正當專一而不他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係四而失初可謂得所隨矣以四之當權用事而已隨之何求而不得乎然而非已之正應也非理而躁進即得所求亦可陋矣必也恬靜以自守脫然于風塵世味之外則誰得而議之此其所利耳

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于四故係四而失初居貞二字聯讀居貞是靜守之貞與君子貞幽人貞相聯讀一般利居貞者利在靜守之貞非利居其貞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志舍下所謂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此隨之善道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其隨于君也爲人心之所樂與隨而有獲者也然權大而迫不幾於上陵乎故雖貞而凶惟是孚誠立于中施爲在乎道一以明哲而處之斯位極而不專勢重而不震於臣道爲无咎耳

隨是隨君有獲是獲人心臣與君一德自是人所樂于推戴蓋四之隨五所謂獲上有道者矣然以其居君側初其所應二三其所係天下无不隨之若位迫而勢大守而不變豈不有凶四多凶近也當是時惟有孚可以結主惟在道可以持

身而一以明哲處之乃免於咎必合三者而後能咎之免則

其危厲可知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大臣德盛而有獲則權勢日重挾之以理自致凶也有孚在道

非明者不足以與此故曰明功也言得此明哲之力耳

有孚在道便可保全身名祿位故明字下着一功字三者以

明爲根本大有匪其彭明辨晳也可以例推

九五孚于嘉吉

臣隨君君亦隨臣臣隨君以孚君亦以孚隨臣四賢臣也五近

而孚乃是致其惻怛之實而非外飾乎虛文者自有以歆忠義

之良贊襄之力矣大亨隨時之治固其所必致乎故曰孚于嘉

吉

嘉指四言四畫臣道率天下以隨五故曰嘉此人臣之善物

也故宜孚之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君臣貴一德也五位正中其德已具故能下孚九四耳

正中只是恰好之說言其所處合當如是即君德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夫人之相隨惟此實心耳上六居隨之極其誠意之所蓄積有

交結維繫而不可解者即用以通神明亦无不格况于人心乎

其詞曰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用亨西山就拘繫之極可通神明言神且隨之而格則人之

隨可知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拘係之何爲者居上而積誠之極固若是其莫可解也

此窮是誠之極隨之極好處猶云盡頭路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序卦云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卦德上止而下悅委靡因循積而有事此其所以蠱也夫蠱亂敝也亦治機也天下有因无事而失守者有因多難而興邦者世誠蠱矣則改絃易轍從此可施起敝維風從此可圖塞而大通之會也故曰元亨

此時必須大展其經綸竭盡其心力身在艱難險阻之中有不能以一朝居者若涉大川然乃利耳然而前事之既壞者不可

以苟安也後事之方始者不可以輕議也殆必振而飭之而不憚於更新丁而寧之而不嫌於過慎庶无負此今日之有事乎故又教之以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聖人之慮亦深遠矣

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君子處豐之盈不慮蠱之壞以天道人心向於有事則可以慮始矣故曰元亨利涉大川者謂須勇往直前旋乾轉坤乃復舊其深淺量其廣狹身入險中以求必濟方可先甲三日辛也辛者作新之意也後甲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也以今之新而易昔之舊既已滌蕩振刷一番又極其慎重周密不容疎漏以致後弊後生之端要之後甲三日亦只是先甲之意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

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卦曷以名蠱也卦變剛上而柔下上下不交因循廢弛未有不向於蠱者且卦德下巽以容悅上止以偷安國事將日非而不覺矣此蠱之所由名也蠱則亂矣奚其治聖人謂治之至於大通而天下始稱治也利涉大川正教之往有事而盡所以治之之方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蠱壞之終則為開治之始是天之行也天心欲治如此倘非作新於既敝丁寧於更始亦何以承天乎此聖人于蠱之詞而深致其惓惓也

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安溺而蠱生之亦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亦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无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

以爲事也此卦剛上則太尊而情不下達柔下則太卑而情難上通巽則諂止則惰皆致蠱之由所以名蠱既蠱矣而又元亨何也蓋造化之與人事窮則變治必因亂亂極將治故蠱而治之則氣運復大通而天下自趨于治也有事猶言有爲方天下壞亂當勇往以濟難便有許多事若復巽懦因循則終于蠱矣豈能元亨終則有始者如晝之終矣而又有夜之始夜之終矣而又有晝之始故亂不終亂亂之終乃其治之始治亂相仍亦天運之自然也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理勢該如是即是天意也天正要如是做特不能自做而假手于人要之人做便是天做人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人事之外豈復有天故曰天行此即指人事爲天道人事之不盡

即違天也夫天行有始終不自新何以開其始不丁寧何以善其終此是聖人喫緊告戒之意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物皆敗壞非蠱而何君子以世道之蠱由民風壞也民風之壞由己德壞也故民風慮其頹敝務振作以更新己德恐其怠弛務涵育以精進此兩者固有事於治蠱之大機乎然其本尤在育德之孜孜矣

風在山下象民風也風頹于下而振作鼓舞之權在上故曰振民振則頹者起矣然己德未成作新无本尤須育德德而曰育涵養以要其成也匪徒一奮勵而輒止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幹蠱之義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是子當幹父之蠱也子幹父蠱克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未有能蓋前愆者然處卑而尸尊事則亦危矣必其兢兢若不克而危厲乃終能有濟而獲吉也聖人于幹蠱之初深致其告戒之詳如此

曰父者蠱非一朝夕之故若父養其疾在至子而始發也初六幹父之蠱是責之重任有子考无咎是勉之克家厲終吉是教之謹慎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父之蠱何為者意在于承考也意在承考是其迹若不順而其心則甚順孝愛之深者哉

初六本是柔順的不得已而幹父之蠱乃其意未嘗不順承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當蠱之時上應六五五陰柔而好怠玩非匡救之不可故有幹母之蠱之象然以剛承柔恐其過於直遂也故又戒之以不可貞

不可貞者雖義理之正亦當出之以周旋巽順耳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得乎中道而不失之太過即不可貞之意

大抵陰之爲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豈非至難九二以

陽居陰有陽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庶可免矣故曰得中道

九二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以陽剛之才能幹父之蠱者以過剛自用其心不免小有悔者然爲父幹蠱而咎亦不大矣

悔是事體上少安妥咎是事理上多悖戾小有悔无大咎一直說下重下句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子能幹父之蠱則其始雖少有未安終於理无咎也

論到周旋无虧處則過剛不中不无小小之悔故周公亦摘其微疵論到勇力擔當處則任事不惑政是克家之子故孔子併略其細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亦宜幹父之蠱者乃陰柔不能有爲任寬緩之過无奮迅之能是裕其蠱而非幹蠱者由此以往則日見其吝矣反而剛焉其有濟乎

裕正與幹相反幹是勇力去做事裕是寬緩不任事往見吝者日見其吝不知所究竟何如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奮迅精神事乃有得寬裕以承蠱往安所得乎此其所以吝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柔中居尊得賢臣之助是能克幹其父之蠱者善後而光前天下之令名歸之矣故與其有譽

嗣君以成就先德爲孝榮道也故曰用譽言用是以得譽也

一曰用九二也二多譽此說亦通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幹蠱極難五尚以克堪而用譽蓋有九二之賢承之以剛中之德也

承者承順也卽不可貞之意看來六五之蠱也是前人積來的故曰幹父之蠱但自家亦有一分柔懦養成在故自九二觀之則爲幹母之蠱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當蠱之時不任王侯之事卽事王侯以治其事惟上九陽剛居上在事之外是不事王侯而高尚其事者廉頑起懦於世道人

心亦未必无補也

蠱者事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下五爻皆任有事之責獨上居卦之外而不事其事故繫辭若此然要之高標清節興起人心亦振民育德之事治蠱之所不可少者是无用之用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之志可為世之所儀則矣

蠱之時不患无事功之人第事功習勝人多苟且以投機會此風不息將復壞而為蠱矣上之不事王侯政欲以此預救其壞也故聖人以為其志可則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臨者二陽浸長以偪於陰也道之大行有不俟言者故係之元

亨藉令君子之進或躁或戾而不得同心之與則无以濟其勝故又戒之以利貞必在已爲盡善于人爲樂從可也然陰陽消息時有常期今雖盛長而至于辟陰之往復深有可憂者故又警之曰至於八月有凶乍喜其盛又虞其衰聖人之爲君子謀蓋如此

陵逼于陰者君子進則小人自退非君子真逼他去也元亨利貞須切臨上說重利貞過貞卽彖中悅順剛中而應之意八月者自臨至遯凡八爻也仍七日來復之例但陽曰日陰曰月耳元亨以勢幸之也利貞以理防之也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也○易筌曰臨十二月之卦也二陽雖長倒轉爲觀則四陰長于下二陽消于上故曰至于八月有凶觀八

月之卦故言時未有凶而言有凶蓋當陽漸長陰漸衰之時
預爲他日陰長陽消之憂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之得名无他謂剛之浸而長也浸而長則勢在君子矣然豈
徒以其勢哉卦德悅而順在此不躁與在彼无拂者兩相協也
卦體剛中而應處之盡善與應之得人者兩相資也是皆所以
善其臨而大亨者而又必以正焉何哉是乃天之道耳天之道
不外乎一正君子體此正以臨小人有一毫不可以違天者故
其詞特惓惓耳且曰至于八月有凶非過計也今陽雖浸長而
其消也可以數計而不久也苟非持之以正焉能保其長而不

消哉聖人爲戒必于方盛之時如此

浸者漸也言自復一陽生至臨則陽漸長矣是爲以大臨小以君子臨小人之義也此釋卦名悅而順者內悅而外順也悅則陽之進也不逼順則陰之從也不逆剛中而應者九二剛中應乎六五之柔中也言雖剛浸長而逼乎陰非倚我之強暴而逼迫之也乃彼此利順而相應也蓋言臨有此善正大亨貞之本也天之道者天道之自然也言天道陽長陰消原是如此大亨以正也一誠通復豈不大亨以正故文王卦辭曰元亨利貞者此也○元亨利貞惟乾爲然天之道也天道爲陽爲君子寧有君子而不以天道自處乎既以天道自處便當知有長必有消亦天道之固然使有一毫不正以立

至矣蓋天道惟正故能主持此造化君子惟正故能主持此世道也○陽方凌長聖人便說箇消字且說消之不久其儆惕人心以扶世道何等切緊

象曰澤上於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地臨乎澤臨之象也君子以天下之民待教於上者无窮而吾之教思非可以苟且塞責也必其淪入于肌膚骨髓之中而亦與之无窮民之待保於其上者无疆而吾之容保非可以方域自限也必其廣被于海隅日出之處而亦與之无疆是君子之所以臨天下者與

不曰教而曰教思者謂有一段教育成就人的意思无窮者至誠懇惻之心肫肫而无已也容保者包容而保育之也无

疆言所被者廣非疆域之所能限也此二者皆居上臨下之事

初九咸臨貞吉

二陽咸臨四陰剛浸而長也初九剛而得正則其所爲者舉得其道而常勝在我矣故曰貞吉

咸臨者二陽同心並進以臨小人即泰卦拔茅連茹之意非訓作感亦非作徧臨四陰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之志非以爲私也欲行其正于天下也

正即大亨以正正字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與初其爲咸臨一也然二剛得中而勢上進則其德之所服勢之所行有特過於初者故不獨曰吉而曰吉无不利

二與初皆卦之所以爲臨者故咸臨之象同剛得中則正不必言而勢上進則其所行无不如意矣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臨之時二陽雖寖長而四陰據在上位未即承順我之命也咸臨吉无不利尤當預防之也

此因爻詞太順故又說陰未順命以儆之此君子所以必同心上進也不然勢且孤矣是夫子補出的意思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此六三之所以爲小人也居下之上與二陽相近

而兌口柔悅爲甘臨之象夫剛德浸長非甘言語佞之所利也苟知其不利變其柔媚之態而悉心以順命于陽剛則于義爲无咎矣

甘則易入聖人深爲君子危之故曰无攸利又曰憂之无咎是阻小人以勿媚惑君子且誘之從正也此非爲小人計政爲君子謀耳甘與憂相反无咎與无攸利相反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何以甘臨陰柔不中正故事君子之不以道也既憂之則甘者變而誠矣咎其長乎

位不當即不中正

六四至臨无咎

六四處得其正下應初九之賢不挾虛文外飾而誠意之極其懇到者是大臣親賢之道也其何咎焉

至而順之故曰至臨猶言心安意肯也剛勝柔危柔順乎剛又何咎○六五大君之宜此作人臣之近君者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以陰居陰爲當其位乃大臣之知道好義者所以能至臨无咎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大君臨天下有不必於自任者自任非智也五柔中以應九二不自任而任人以擴其欽思容保之澤是大智之事而君道之所宜者故周公係其詞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任賢處即是智人君恰當如是即是宜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君人者任己非中任賢爲中五柔中應二能行此任賢之中是智之事大君之宜也

宜即是中道之當然者中而已矣曰行中之謂見非自任其聰明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敦篤厚也臨之爲道不嫌于過厚上六居上之尊遠任二陽高而能下非厚德能之乎如此則道愈篤治愈隆矣吉又何咎

敦臨是積累之極處合至臨智臨積累之以至于極也復卦四與初應而五附益之故曰敦復上六遠于二陽而附益五

之應二故曰敦臨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卦之極志意恒在于內卦之二陽意在助賢故敦臨而得吉也

上與初二非正應故以志言之

總論

臨二陽寖長比泰則不足比復則有餘是以初二二陽必欲同心而上進然四陰居要猶未順命此君子之不可不防也豈待八月始有凶哉三爲兌口尚欲柔媚以籠絡之幸二陽不受其欺无攸利而去則四之至臨五之智臨皆誠心以相應者即彖傳之所謂剛中而應也四即泰之翩翩不富五即

泰之帝乙歸妹也但泰之時道長巳極无可增益恐城復而隍而臨之時二陽浸長勢猶未盛且有順命之戒故不妨于敦厚敦臨者言四五之從賢尚猶不足而上雖非正應又從而附益之也甚言陰之當從陽也然非初二之自處以正即爲其所惑矣安能望四五以至上之敦篤哉此彖所謂大亨以正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卦體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臣下所瞻仰觀之義也文王謂觀天下在德德非篤恭不顯未有能爲天下觀者必也洗心退藏於密而不徒象魏之示其孚信在中顒然足以爲世之標的是觀道之極也觀天下者之所宜知也聖人論觀而推

極於本原之地蓋如此

觀不聲自上示下而言之也是現成字眼盥浴手也薦者致詞奉物于神明也盥則必薦矣不薦之敬翕聚充滿視薦時有加故以不薦言之此就人君觀示天下上發出一段光景以象二陽在上无爲而化蓋觀者无爲之妙纔涉有爲便不是觀猶祭祀者方潔手而未薦其誠意充溢人皆信而仰之矣觀者當如是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君爲世所瞻仰惟中與正而已九五大觀在上其位尊順而

巽其德備而中正以觀天下其教立觀道誠莫有踰此者乃道有本原之地焉其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乎篤恭不顯之盛然運於建中表正之外則凡觀感于下者孰不儀刑之而又孰知其所以然是大順大化之極神道之感通也不觀之天乎觀天之神道於穆不已而四時之行各以序而推遷其化有足徵如此聖人以不顯之神設中正之教雖不期于服民心而斯民遵道遵路順帝之則罔有不服者矣可見神道服民其服尤神本原之地誠有不可不加意者故文王係其辭曰盥不薦有孚顒若也亦不神矣哉

通章專重神道設教一句教者何中正是也神道者何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是也觀道在中正然須有大觀之位乃可以

觀天下須是巽而順方可以善其觀於天下故先看此二句大觀者陽大陰小以二陽在上也巽而順者巽入於義理而和順於化裁也此是德之主宰推行處若其涵養本原全在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上此即是神道天與聖人之所共也天之神道即天何言哉四時行而百物生之意聖人之神道即篤恭不顯而天下平服即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要皆妙不可測莫知其然故曰神○生生篇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何也神之也交神者雖其誠不唯其物方盥之始誠不緣物而有既薦之時誠則因物而將矣民至愚而誠者也聖人之心至誠如神信不以聲敬不以色淵淵默默立民之極蕩蕩穆穆順帝之則神矣哉其堯舜之盛際乎觀天之神道就觀之

聖人觀之也聖人觀天之道无聲无臭耳不可聞思不可測而春夏秋冬各循其序天不知也四時不知也若使之然而不得不然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以天之神道也天不言而化聖人之教何待聲色政令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隨處披拂鼓動萬物觀之象也昔者先王法此以省方國觀天民俗而因之以設教令使天下同歸于中正之道斯善矣

省方者巡狩省視四方也觀民者觀民俗也即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觀好惡也設教者因俗而設教也如齊尚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有別是也〇或問省方設教獨无點

行耶是不然此從省方說來也先王豈必到此國躬行此一道以教之到彼國又躬行彼一道以教之耶要之先王自有躬行以爲之本而其躬行固无時无處不在也此政見聖人神道設教處若非神道必執已自是不知所謂省方觀民之事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下四爻皆觀乎九五者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子之觀也然此細民之事不足責也君子者而不識明聖之君可乎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聖明之君孰不瞻仰初六童觀直小人之道耳若君子豈宜然

乎

六二闚觀利女貞

明聖在上天下所共瞻仰也二與五正應而隔于三柔順自守无可以表見者僅僅居内以闚觀之直女子之貞耳丈夫可若是乎哉曰利女貞蓋深鄙之之辭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觀明光著休烈丈夫事也闚觀女貞不亦可醜之甚乎

易私記云或問曰初六位分屬細民乎屬士夫乎曰初六運作士夫看但居卑者耳九五大觀在上是聖人在天子之位方天下有道之日也初六陰柔昏昧之資而在下位者故不能仰知君德之盛上識王道之隆此在閭閻小民不足咎也

若在縉紳士夫則可無咎矣按此觀字非徒目見而已乃以識見言也夫小人若其位分遠隔於君者也故雖聖人在上亦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耳若夫士君子者以道德上應於君者也方聖人在上天下有道正宜一德咸有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今乃昏暗自局其於一代聖德之盛王道之隆寔然莫能測識其萬一一如童子之無知然乃其道德歉於君子甚矣此所爲可羞也○又云六二闚觀利女貞舊說皆以不出戶庭居一室之中而欲窺上國之光知海內之事此不獨于闚之字義未明且欲字病甚蓋既欲觀光上國知海內事則雖不出戶庭亦可知也何必皆出門外然後知耶大抵六二中正比初六稍有見識然

陰柔居内是謹愼而多術限者故闚字從門從規謂門内見識也蓋所窺見者門内事耳其在士大夫則持迂秉拙膠墨守繩所執者一已之明所明者一家之義理以此而觀乎外猶以闚而觀也只見天下人物天下義理皆當如吾所謹愿執一者爲局亦甚矣安能盡知天下事盡識天下義理耶此在女子則所知者閨門内事更不知有外事也正也宜也若士君子自須以遊方爲學以遍識世故博曉物理爲大觀乃闚觀如是誠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語云度其君又度其身九五中正爲觀其君不必度矣獨已居下之上可進可退自度其所行之通塞如何以爲進退耳

我生者我之所生動作施爲出于已者是也觀我生者審所學之如何也生生篇云非內心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進退必以道爲準觀己之生而進退以從時何失道之有生生篇云曷云乎觀我生也生者人之神明所得以生者也人而不失其本心則我生人而失其本心則我死我得其生則可以與人並生是其進也進之自我非必因時以爲通也我失其生又安能與人並生是其退也退之自我非因時以爲塞也道即是生外生生无可言道者故曰生生之謂易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大觀在上盛德光輝昭被於國家甚顯六四切近而諦觀之與遠臣外望其光采者不同誠大臣之奇覯也可直觀光而已乎所宜用賓于王效智竭忠贊襄密勿以施澤于天下不負此非常之遇可耳

不曰君之光而曰國之光者人君之道德光華必發揮于理道之間也利用賓即所云夙興夜寐以事一人耳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君子之志常在於聖明既觀見國之光華則親就王者之賓禮以行其道固其志尚之所甚切者爻曰利用賓于王夫亦知四之雅志乎

一作尚賓是五尊尚之也爻曰利用則作賓在四象曰尚賓

則尊尚在五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大君當天下之觀其所係於吾身者不少必反觀己之所爲實有君子中正之德足爲四海之儀刑然後於君道爲无咎耳

合萬民觀我一生是謂大觀以我一生通萬民生是謂大化觀道如是而僅曰无咎觀豈易言哉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爲觀者昌以觀我生我之所爲悉徵諸民我就其民觀之而己之善惡反照而自知矣

記曰君者則於人者也民者則人者也又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觀民自觀自是實

理○九五卽大觀在上者也下之觀五者以天而五之所觀者卽我下之觀五者如神而五之觀我者卽民我生民生无二无別是謂天下之平民固不識不知五亦无聲无臭宜其不言而喩下觀而化與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雖在事任之外而亦係下民之瞻仰必反觀其所爲德業行義有君子之實而足爲世之典刑然後于師保之責爲无忝耳

五作之君上作之師合而言之觀道始盡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不在位矣猶以觀其生君子係世之望矩度儀刑此志有不

敢自釋者安得以不在位而忽其省察也祇恐我行一匪端而下隨以化故志常凜凜而不敢平耳

蘇紫溪曰生生之理人我一體我之所以自生者此理也所以生人者亦此理也九五觀所以生人上九觀所以爲生蓋合天下以爲我而无不生則生生之意充滿无間矣然非我之君子何以使天下皆君子耶極而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便是天之神道好生之德便是聖人神道

總論

觀本是小人偪君子所謂至於八月有凶是也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群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爲小人觀君子之象然艱實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君子方知危能如九五

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免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頤中有物閒之齧而後合也上下兩陽而中虛頤之象也九四一陽閒於其中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齧而後合噬嗑之象也夫天下之事所以不得如意者以其有閒耳噬而嗑則物不得而閒之自亨通矣然閒最難去非威明得中以治之有不足以服其心者故利用此道以治獄庶幾可去其閒而得合為豈尚姑息者之所能哉

噬嗑亨噬之而合自有亨義也去其閒則得亨通矣然非盡

所以噬之之道間不可去也故示之以利用獄用獄亦噬嗑中一事也故六爻多言治獄者卦中用獄但以取象言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間隔之爲害如物積於頤中者然卦本中虛而一剛横於其內是頤中有物而不可不噬去之也故其名爲噬嗑間不噬則不合不合則不亨噬嗑則間去而可得亨矣然而去間之道不可不講也卦體剛柔分固匪縱而匪枉卦德動而明固有威而有照卦象雷電合而章是動與明相濟而克顯其能卦變柔得中而上行是剛與柔相協而得行其志故雖以柔居剛爲不當位而備此威明得中之善利于察其奸懾其暴而屈服強梗者之

莫敢以反側也得此利用獄之道何畏乎間之難去哉

間在便當噬嗑去便得亨故夫子釋亨義只就噬嗑轉一而字自見此以卦名釋卦辭也卦體震剛在上離柔在下是剛柔分卦德震動離明是動而明此二句是分言雷電合而章承動而明來見威明之相濟克顯其治獄之能柔得中而上行承剛柔分來見時措之皆宜得行其治獄之志此二句是合言總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中之爲貴也柔不當位以六五言五居尊位爲受成者治獄貴剛柔居剛位故曰不當然備上文威明得中之美雖稍過柔亦不失古人三宥之意而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電合而章有噬嗑之象先王體之謂人之輕犯法也皆由刑罰之不明其故必于用刑之際惟明惟允克當其辠使衆人不疑於所生而奸吏之舞文者亦不得以上下其手斯其法度赫然振肅人知畏避毋敢犯矣於是而間吾治者无不去而成大同之風君子噬嗑之道也

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明者辨也所以辨其輕重也勑者正也所以振勑法度也明罰正所以勑法一

須講下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初在卦始罪薄過小論其罰不過屨校滅趾而已小懲而大誡是小人之福也故與其无咎

滅沒也言以校遮沒其趾也滅鼻滅耳義同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夫人之惡不可長也制其初則不進滅其趾則不行是聖人制刑之意也夫亦刑期於无刑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治獄莫善乎中正六二以中正治獄則明允服衆雖盡法以治之如噬膚滅鼻者然而罰當其罪何咎之有

噬膚滅鼻一氣說噬膚而至于沒其鼻則噬之之深矣象[illegible]盡法行事一毫不假借也无咎當其罪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何以滅其鼻乎以所乘者剛也强悍之徒施之以姑息則悖矣

剛指初九謂之剛則行僻而堅怙終賊刑者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亦當治獄之任者顧其陰柔不中正則所治之強梗不唯不服反加中傷是猶噬腊肉而遇毒者可吝之道也然時當噬嗑責任在我卽小吝亦何傷之有故復與其无咎

噬腊遇毒刑人而人不服也二之滅鼻由於在人之剛三之遇毒由於在已之短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均噬耳而局以遇毒自處不中正未足以服強暴也

不當卽不中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治獄之道在剛柔之不偏九四得之則所治之難者咸樂聽斷以輸其平如噬乾胏得金矢也然獄關民命所係不小苟存忽易之心民何賴焉利當以艱貞爲正慎測其淺深意論其輕重猶恐一或枉而陷於非辜庶幾民以不冤而可得吉耳

乾胏喻難治之獄金喻其中矢喻其直艱貞艱難之貞也治獄是極難事須以艱難之心處之乃爲正道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欽恤明允是治獄之所宜者九四當司寇之任豈以刑獄爲其道光乎故必艱貞以處之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之謂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出入輕重得其

乎矣如噬乾肉得黃金焉然其任至重而事甚艱有不可不持正而惕厲者斯於治獄之責爲无咎耳甚哉不可以忽心處也

六五君位獄成而告於王聽之之事也乾肉言易也黃金言得中也貞厲言既正而復以危厲之心操之也无咎則罰當而民不冤矣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五爲以能貞厲无咎哉以所處之位得當也

得當就柔中居尊上發揮在一卦言之柔居尊位本爲不當在一爻言之則柔中貞厲以之用獄斯得當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罪大惡極故直加荷校滅耳之刑而凶不可逭也

荷負也校桎梏也荷校滅耳負械在頸故遮滅其耳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人之善惡由其聽之明否上聾瞆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故取滅耳之凶也

聰不明即是聽不聰因滅耳上發

生生篇曰噬嗑聖人之刑書也聖人豈樂于用刑哉嚴天下之人智則角謀強則角力誇者角辯而其中有桀驁而難制者苟小之不懲遂釀大惡過之不儆遂成怙終如之何其廢刑也聖人知其意於是權其輕重察其難易滅趾滅鼻滅耳原情而施噬腊噬膚噬肉相機而發要以懲其始戢其終俾乎鞏輸其情而桀驁者有所制而不得遂耳然此法也非所

以論於法之外也若論其心則執法之臣惓惓於艱貞之戒用法之君汲汲於貞厲之防盖不特其明而常致兢業慎重之心不特其威而恒存哀矜惻怛之意如此而已昔之論刑者始於虞書而備於周禮虞廷更餙所云五刑五用五宅三居周禮秋官之職所云五刑五典八成五禁何其詳也乃帝之丁寧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而少司寇以五聲求民情懇然於言詞氣色耳目之聽大司寇悉聰明致忠愛於棘木之下王且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宥然後刑焉何其慎也噫是可得聖人艱貞貞厲之心矣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者陰陽相合以成文也天下本為大文為小本立矣柔從文

之能无亨乎看以之動容周旋无不中禮即小者亦利有攸往
也
亨通也心中有條理可行出外來即爲亨小利攸往即威儀
三千之謂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卦何以名賁而其詞曰亨小利有攸往者又何也夫物相雜故
曰文宇宙間之文不過一剛一柔間雜成章而已茲內卦爲離
以一柔而文二剛之間是天德之剛渾然充實而有和順之英
以章之文之在中者始終條理何光明洞達也故曰亨外體爲

艮分上畫之剛以文二柔是柔順之氣發越於外而有陽剛之
實以止之文之在外者作止語默自纖悉曲當也故小利有攸
往夫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者非他是即天之文也蓋在天成象
日月五星之運行不過此一剛一柔一往一來而已今本卦剛
柔相錯是賁之文即天之文也夫離明艮止者非他是即人之
文也蓋人之所謂文者不過文之明也而燦然有禮以相接文
之止也而截然有分以相守今本卦內而離明外而艮止是賁
之文即人之文也聖人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則知歲功之時自
然而然而脩之以和民不外是矣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知治
功之成亦自然而然而神道設教不外是矣賁之爲道豈非至
大而无外者哉

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正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也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餘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質不爲陋固文也質以救文文不爲靡亦文也故亨利皆美詞亨以心言利以事言小利猶言周旋中禮也非不足之意天文只是剛柔如日往月來停彼雲漢爲章于天柔來文剛也月星无光借日之光分剛上文柔也文明以止重以止非止其文也乃分義各有當止處也人文燦然倘不止於禮義則流蕩淫靡罔所底極敝有不可勝言者矣卽文之卽止之則爲自然之眞文也變者四時

寒暑代謝之變也化者變而爲新成者久而成也觀者即卦中天文人文而觀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及草木而已君子觀斯象也以庶政者百司庶府之政節目雖極繁猥而苟用其明可一一理而辨之不至于混淆若夫折獄動于民命所係不小德明惟明方可剖折而明之小者无敢直任其事焉君子非不敢折獄也詳審而後發之之意也

庶者衆也如出納錢穀之類用明則得其理不用明則失其理无敢折獄重在敢字上獄之多冤敢心誤之也无敢之心止心也不敢過用其明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具剛明之德本可以上賁皇猷者而處在下位衡門泌水之間自潤其身而有餘故車輿之盛衆競以爲華而分不在我寧舍之而徒步蓋君子之賁若斯乎其不與世之所賁者同也

賁文飾也足趾在下之象舍車而徒即賁其趾蓋世之所賁車徒赫奕士之所賁道德光華是不以徒行爲辱而以道義爲榮也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賁其趾也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弗視所謂舍車而徒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舍車而徒君子豈性與人殊哉義之所在非我所當得寧舍之

而弗乘也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明矣

六二賁其須

賁以剛柔之文而成陽剛之克任者陰柔之所須也六二中正上附九三之剛正是賁其須而克濟者故周公特著之

二以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然成離之主而性炎上故為賁其須須待也六二之柔須九三以成故云賁其須即詩經卬須我友之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二曰賁其須者何賁固欲其興也得與九三之剛則興起有機矣

上以爻位在二之上也興興起而作事也即利有攸往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當賁之時陰來比巳爲之左右先後蓋得其賁而潤澤者也故有賁如濡如之象然不可溺於所安也苟能守永貞之戒斯吉矣

賁如濡如一氣說下蓋賁飾之極自生光采既有光彩自然潤澤也三本剛正故曰永貞言持正而不變耳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者侮也能永其貞則不陷溺於陰柔之中有所嚴憚終莫之陵侮矣

陵即陵夷之陵陰來侮巳陵夷之漸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六四與初正應蓋相爲賁者也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未成其賁而成其皤然四往求初之心如飛翰之疾不以三之隔而遂已也使非三之寇則與初成婚媾而相爲賁矣是以始雖相隔而終則相親也

爻詞與屯六二大畧相同但屯二應五下求上者也不可以急故爲班如四應初上求下者也不可以緩故翰如皤白也賁如皤如者言未成其賁而成其皤也非賁如而又皤如也翰如者馬如飛翰之疾也寇指三婚媾指初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與初賁而不合者何所居逺初而介於三之强其所當之位可疑也誠匪爲三所寇而婚媾則終无尤矣聖人之樂與人善

也如此

一說以陰居陰爲當位亦是但于疑也二字費轉摺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五爲賁之主儘可鋪飾太平以美觀者而德性柔中敦尚本實有不賁于朝寧賁于丘園者然卽其禮文之畫削爲束帛之戔戔似不無鄙吝之過而救吝以儉其所以回天下之雅道者端在於茲故雖吝而終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世道順乎禮教禮教係於君心六五有敦實之吉則禮之本得而天下之澆漓悉反而淳朴矣君心不其有喜乎

（時方逮衰世道有事必好憂處五能反本故可喜非五自喜

也爲世道害耳

上九白賁无咎

賁飾之極多尚浮華上九艮體也一反而歸之質素還於本真是挽人心以維世教者端在斯人故其詞曰白賁无咎

白賁者白即賁也文明以止者也无咎謂其无忝於綱維世教之責非僅僅補過而已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黜浮華歸本實上之志也茲白其賁而无咎人心世教自此而正上之志不大有得乎

上者卦之上即賁之極也賁極則厭心生故白賁爲得志

總論

初賁於己故所重在義二賁於人故所重在與三賁於陰而恐其濡故戒其永貞四近於剛而失其賁故教之婚媾五主賁而躬先朴實故與其有喜上反賁而紀綱世道故嘉其得志總之六爻陰陽交錯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皤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五與上二與三比而相賁者也此六爻之大旨也

䷖剝不利有攸往

羣陰盛長消剝乎陽君子自當巽言晦迹以避其禍不宜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剝落之義也自初至五昔之五陽今爲五陰是也陰勢欲剝陽剛以至于盡也曰不利有攸往者正謂此小人之長陰邪之勢方張也順時止之而不進觀卦有此象耳君子一進一退尚乎消息盈虛此天之行也天不能違時君子能違天乎

卦詞只一句聖人釋之獨詳深爲君子致意也小人長以時勢言順而止以義理言天行也以氣運言觀象也觀卦中有順止一段道理又轉到天行上是勸他十分順止不可違天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起于地而反附着於地是把剝之義也君子居人之上而不

厚其下何以自安其居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未有基本固而能剥者也故必厚下而安其宅

此是治剥的道理厚下寬刑薄歛之類宅言巳之所處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陰之剥自下起剥牀以足終乃及膚矣蔑貞之凶可无懼乎

凡曰牀曰輿皆以小人視君子而言君子者小人之所恃以安所恃以行者也蔑蔑如也蔑貞即害正之謂小人未即凶也必害正而後凶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要惟不剥耳剥以滅下災之所必至也速去可矣此即履霜堅冰之意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二已進而上矣其所剝以牀幹去膚不遠也蔑貞之凶如何哉

牀與足之閒曰辨比前更爲切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牀以辨羣陰未有與君子者君子之去可不速乎

六三剝之无咎

衆陰方剝陽三獨背其黨以從正是卽小人中之君子也故亟

以无咎與之

剝之无咎言當剝之時而无咎此最難也以其居陽故知此

義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方剝陽三寧失其類而不顧小人之善變者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不止足辨之幾及而已也曰凶不可復救矣

膚牀上席之貼身者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以足以辨猶可去以膚而切近于災去可得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聖人于剝陽之中别立一義以教小人曰君子者天下不可一

日无者也爾儕小人而可肆其凶惡乎為五計當率先衆類俛

首以聽君子之命若貫魚以宮人寵焉庶君子得行其志而小

人亦陰受其利矣

魚陰物宮人陰類貫謂一二三四而以之者五也宮人寵均被恩澤此外无假借也无不利者禍亂既成不得不言利害以動之○東坡曰觀之世幾于剥矣而言不及小人者其主陽也六五剥之主凡剥者皆其類也聖人不能使之无寵於其類故特擇其害之淺者許之四以下貫魚之象也自上及下施寵均也夫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矣以宮人之寵寵之不及以政也不及以政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庶幾從之如責之以必无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特患自雄耳能率其類以承事君子終則何尤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世道不可无陽則不可一日无君子一陽雖爲衆陰所剝而生意未嘗不在其中譬之碩果而不食終无可滅絶之理也故君子居此則爲衆陰所載不期存而自存小人居此則自剝其廬不期喪而自喪然則君子亦何所不利小人亦何利乎詎肯不剝其廬而衆載之之爲利也

東坡曰果未有不見食者也碩而不食必不可食者也智者去之愚者眷焉上九之失民久矣五陰之勢足以轢而取之然且獨存於上者彼直存我以爲名耳與之合則存不與之合則亾君子以爲是不可食之果也而得不敢去之彼得志於上必食其下故君子去其上而出其下可以得民載於下

謂之輿庇於上謂之廬廬者既剝之餘也豈可復用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在剝時民思不可无君子故樂於承載小人不載而剝廬終不可用以自存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序卦云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者陽向窮上而在外今則反下而在內也陽剝則窮復則通矣是君子得志之日也故有亨道然必已之所為盡善而无疾然後朋類之來嚌離其祉乃无咎耳吾就而逆其數反復其道七日而來復天運之循環若是其可必也吾今而度其往君子道長日可見諸行人事之順利又若是其可必也常事有慎毋自爭出入之

復而貽累于朋來哉

復是自家物事纔復舊之意蓋天下國家事原屬君子主持

向也君子遜而往矣今一君子來依舊主持天下事故謂之

復復自有亨道君子之道亨也出入是一陽已進者朋來是

衆陽在後方來者本卦德震動坤順來許在彖傳出入二字

與繫辭出入以度利用出入語同只是尋常所謂一出一入

也以其見在位故曰出入疾言害事也氣失其平之謂疾故

事欠調妥亦謂之疾朋來者一陽既復則其勢不止一陽而

已决是衆陽漸漸而來也无咎即曠離祉之意咎是衆陽底

仍屬我連累他有咎也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人事言反復

其道七日來復以氣數言道即氣數之說反復與剥相反也

剥卦倒而成復故曰反復其道剥之初升而爲上上降爲初一與六爻則其數七故曰七日來復剥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俱是必然之理聖人全爲君子謀故于臨曰月日八惡陰之長也乃遲之於復曰日日七喜陽之進也乃速之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亨以亨剛始反也剛反則勢在君子矣且以卦德言之動而以順行順理而動動罔不臧人已胥將之出入其无疾乎朋來其无咎乎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者自天行之數稽之也曰利

有攸往者自剛長之勢決之也卽是復而觀造化消滅之內卽萌生息之端天地之心所以生萬物而不窮者此可以窺其微矣君子固承天之心以生萬民者順動而利往其无負此來復之期可也

剛反對剛長反者言剝之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長者言復之剛自下進上歷臨泰而至于乾也以其旣去而來反故亨以其旣反而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行亦動也動乃震之德是一陽之來復者方整世界奮發果爲處謂之動也順則其奮發整頓處皆以中和出之必於事體无乖時宜不拂乃見之施行有調停恰當之意天行者陰陽消息天運之自然也故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陽剛

用事君子道長所以利有攸往見天地之心者天地无心生生不息者乃其心也剝落之時天地之心幾於息滅矣今一陽來復可見天地生物之心无一息之間斷也天地之心於復可見人之心亦于復可見當復之時動而以順行此方是善承天地之心○習學記言剝者漸剝復者頓復也卦之反彼爲此无不然者而莫盛於復方其窮秋大冬摧折皆盡而孰知其復哉世謂復特陽之萌芽而漸長則何名於復故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又曰剛反動而以順行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皆以明乎陽之頓復非萌芽之漸長所能當也本諸人心其爲不善以消其善如剝之消陽者曰漸可耳及其一念徒疾克己復禮亦猶陽之

頃復也然則漸而進者人之過也頻然復者天地之心也噫陽大陰小豈特聖人以義理尊之哉乃天地之正性也○生生篇曰復還也人之一心渾然天理此理原是自家固有之物剝盡復生如偶失而復還於我也孔之所謂復禮是也彖曰剛反反吾之所固有也非在外也復以自知豁然貫通故亨復之始貴動一念奮發如雷斯震此天理所以生生而不息也順者所以善其動也深造以道勿忘勿助是也復為德之本養得其道則動罔不臧矣故曰出入无疾下仁而休從道而中皆善與人同也故曰朋來无咎反復其道終日乾乾也七日來復強而不息以天行之健為行也始曰剛反乃道心惟微之初繼曰剛長則天理充積之極矣人之良心即天

地之心天地之心即吾人之心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元者善之長總是一心非有二也苟迷而不悟自家方寸之地原不見得何能見天地之心惟復則一念惺惺常存知天而天知天之未始不爲我知地而地知地之未始不爲我不過識得此眞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陽氣初復而未奮先王謂初復之陽始生尚微須安靜以養之故于陽至之日閉關不啟令商旅不行后亦不省視四方安靜寧息以養微陽乃豫長養萬物之功於不窮者與

先王是先代立法之君以教後世者后是泛指君長靜養微陽不止閉關一節特舉其大者言耳人心之微陽亦最宜養

清心寡欲是閉關第一事也〇生生篇云閉有形之關易閉无形之關難復之閉關非閉有形之關也一念方萌關鍵未固種種情識種種慾實皆得肆饜而奪之吾之天君役役營營馳騖四方何定主之有故必黜其思慮絕其營爲喜怒哀樂渾然未發聲色臭味湛然未交一眞常主退藏於密方可謂之閉關如此則不營營於功利不憧憧于往來商旅之不行也天君泰然于內而不馳騖於外后之不省方也此所謂安靜以養微陽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而在事初則於理欲危微之介有辨之明裁之决若故其意念之間有一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並至久遠而貽之悔乎眞正用克復之功以造于聖賢之域者故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不遠之復是意念上少有過差便覺悟便遷改自然不及於悔故曰无祇悔祇字卽今人祇恐祇及之謂是渾成字眼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初九不遠之復以其志在脩身耳欲脩其身則一念慮之項自常加省察克治之功不待遠而後復也

此與以下仁以從道一例看言所志向在乎此也

六二休復吉

六二柔順中正下比初九得切磋琢磨之助日復於善而罔自知足不勞心力以成德者也故曰休復吉

休美也是羨之之詞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亦此意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二之休復以其能下初九之仁也人之有善若巳有之故不覺

與之俱化矣

不遠之復合下即是仁體二爻在初上故曰下仁是俛首遜

志以師之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不善貫復復善貫常六三陰柔不中正而處動極復之不固而

頻者也人心惟危不亦厲乎然以其知復也道心猶有存者故

與其无咎

頻復重在能復上三居兩卦之間一復旣盡一復又來故有

頻復之象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夫人患不知復耳知復則終可改過以從善義固當得无咎也

厲字雖危然于復上終須得力

六四中行獨復

在群陰中能復者寡矣四獨不囿于其類不狃于其習而毅然

從初九以復於善是聖人之所深與者也故曰中行獨復

四于卦體純陰較之六二與初同體者遠矣故曰中行中行

有中涵砥柱之意言不倚衆陰而行也獨復者自陰之群而

復從初九也中行所以獨復獨復正見其中行一串說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者人所依歸從道而不從衆即獨復亦有所不顧矣

初之象曰以脩身也二曰仁四曰道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與道皆脩身之事也二比而近故曰仁四應而遠故曰道

六五敦復无悔

人主一心耳欲之中我也无窮六五以中順居尊不但能復於善而且敦厚其復不以攻取而移不以始終而間絕乎其善而无悔之道也

中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順者不違乎天即順帝之則也敦者厚也言其信道之篤執德之堅不以久暫而或變也不違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无悔者反身而誠也○易筌云初爲復之主爻四與之應五去初遠又非其應其下而

而從之也亦附於四而已敦者附益而加厚之也此說亦是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有中德而用以自考復之不固有不敢自僻者焉所以敦復
而无悔也

中以自考此心常不放下故能敦復一日考成也言中德者
自有而自全之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
不克征

凡人之復始于開悟上六陰柔居復之終沉溺於私欲而不知
反蓋終迷而不悟者能免於凶乎曰災曰眚其所宜有也用此
行師終有大敗而辱及其君至于十年亦不克征迷復之凶如

此

迷復者迷而不反也天災曰災已過曰眚迷復若此災眚其所必有也用行師以下舉迷復之凶之最明者以示警耳窮兵黷武誤國殃民全是迷而不反處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六五敦復君道也上之昏迷於欲而不知復其於君道不大相戾乎

生生篇云上六一爻純是迷復之象迷而不復則終於利欲之場无復醒悟之日矣絕天之道仰愧於天便是天災失人之心俯怍於人便是人眚用行師終有大敗者妄動取困也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者失其天君至終其身而不

能返也象曰反君道也惟天君能役群動而今反以群動役天君非反君道而何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序卦云復則不妄矣文王謂无妄誠也誠能動物當得大亨然所謂无妄者實理也亦正理也故利在守正不遷乃可以攸往耳如其匪正則眚且隨之安能利有所往哉如此則利如彼則不利无妄者必以正可也

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者也震乾合體爲動以天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繇曰利貞况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安得不利於正乎不然則眚從內生其于往也何[illegible]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

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卦名以无妄名卦體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則主忠信而不妄矣卦德動而健是德性用事施爲之不苟也卦體剛中而應是一誠无間相與以有成也此所以謂之无妄也无妄則大亨而且正矣大亨以正是固天之命也蓋天命實理无一毫人欲之私故也天命我以正而我棄其命爲可乎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是遠天也如是而往行將安之天命之不佑未有能行者此聖人特示以利貞而尤惓惓于匪正有眚之戒也

剛自外來是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爲主于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畫此乃卦之主也人之心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

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得相須而濟也剛德在內以主宰言動而健以推行言健者剛之發也剛中以應事接物言二人同心也此三件總是箇无妄大亨以正相連下其大亨而利于正是乃天之命也命以賦于言天所賦于事事物物有箇理在故或吉或凶或禍或福莫不各有正理皆天所賦定也故人必大亨以正乃爲順天之命也无妄之往卽匪正而往本不正也自以爲是更不回頭故曰无妄之往如此不但自欺且欲欺天故不佑之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地間有一物之理乃生一[illegible]天生此物卽有此物之理與之故天下雷行震動發生則物[illegible]各與以无妄之理此天下雷

行其卦為无妄先王以之則善對其發生之時長育萬物使各
完其无妄之理而已
茂者盛也對時云者隨他時令當何如各照其時令而養育
成就之也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應其時以育五穀又如
孟春則犧牲无用牝止伐木仲春則无竭川澤无漉陂池之
類凡此皆先王所以對時育物也蓋與之實理者天也為之
全其實理者聖人也且物物而全之所育者不止一物故謂
之茂對時育萬物也○生生篇云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只是
一誠之通天之動物者誠也物之受於天者誠也君子代天
理物一誠之外更何所事哉茂對時者吾身之性情无一而
不應天時行也中庸所謂致中和以育萬物至誠盡性以盡

人物之性即是此理○對時育物以无妄爲主茂者一時充積有鬱勃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合時也因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獸舞孔子老安少懐豈有所期必之哉期必焉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對時育物者无與於時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聖人所以體天而无妄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以剛在下爲誠之主所謂克全无妄之正者由此而往其何不吉焉

此爻純乎天者故以无妄當之往吉即利有攸往言推行之皆當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君子知无妄而已乃其至誠動物有无往而不惬吾志者故謂之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凡理所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爲者皆妄也六二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是爲不耕穫不菑畬之象如是則利有攸往矣

耕者春耕也穫者秋斂也菑者田之一歲墾而成者畬者田之三歲墾而已熟也農者始而耕終而穫始而菑終而畬不耕穫者不方耕而即望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即望其畬也耕耕也穫穫也即明其道也不耕穫不菑畬即明其道不計

其功也觀小象未富可見矣利有攸往者自然於道義上行
得去无阻礙之謂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二之存心純乎道義未嘗念及於富所以不方耕而求穫也
未富便不害无妄之體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亦无妄者而處不得正或以取災匪其自取之也或繫之
牛而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是則三而已
純假象或繫之牛彼无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故而去也
邑人罹其災則亦无故而罹也天地間容有此理故聖人著
明之然則君子宜如何心迹之間嫌疑之際慎所避處而苟

或罹之聽之命可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邑人必受其災矣此理之固然若而要其事則出于或然也故曰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健體下无應與是其貞也或失其守咎所不免矣可守此常理而无失乃能得无咎也

勉之之詞言當守其正而不易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乾剛无妄四之所固有者也固有而或失之可乎故勉之曰可貞无咎

乾初體乃震一陽所自來是正其固有者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位下應六二亦中正无妄之至也自宜无疾矣倘或有之勿遽然用藥自當旋愈而有喜者此聖人于意外之變而教之以善處之術也

健體本无疾即疾非眞疾也无妄之災自當无妄而愈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藥以攻疾耳不可試之于无妄之疾也惟勿藥焉自愈矣

試若少嘗之也即攻治之也因疾是无妄之疾故藥亦試是无妄之藥〇五處无妄之極所戒在動動則妄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乃所行不无過焉是无妄而行有眚者則亦不可行矣其何所利哉

此卽卦詞然重在行上上之時窮極當止而行行便非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善矣若其所行之過則窮不知反自取災者也

災與眚相連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序卦云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者卦德之剛健篤實光輝足以當之是所謂大涵養大學術也夫畜之大者其施必宏倘始進不正將焉用之故凡進退去就之間皆宜以道自重不爲曲學以阿世而利于貞焉則遇尚賢之世舍吾家食

而就大烹新道以之行澤以之沛大有所作為以濟天下之險
也故曰吉利涉大川

此畜字作蘊畜之義陽為大乾艮皆屬陽故曰大畜陽實陰
虛乾健艮止以誠為主則學問有根本自然光輝發越其德
日新如是可見之用矣然尤不輕于用寧靜无躁如卦中諸
爻之艱貞脫輹者然始為得正始可出而用世不食于家不
家食者言食君之祿也吉利有攸往之意涉大川言大展其
經綸如乘風破浪一息千里掀天揭地之業自我而就故取
象為涉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
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曷以大畜名盖學問之道不外乎一誠卦德剛健艮止則是內而存主者一誠之无息外而踐履者一誠之不露也夫剛健則无一毫人欲之陰私篤實則无一毫人欲之虛假由是闇然日章光輝宣著其德自日新又新所以積小爲大以成其畜也名大畜者以此畜大則可見之用矣尤必利貞者何取焉卦體以艮畜乾則是內卦三陽皆賢人君子其德性以剛健用事者也上九艮剛居上操得爲之勢率秉彝之良而尊尚之且不以爵祿相縻而以道義相勉能止其健使无過剛急遽之弊是皆所以成其正也此所以爲利貞也由是而遇養賢之世則不家食出而爲之用由是而合時措之宜則涉大川而大有所濟皆理之必然耳君子一存心一舉動其可苟乎哉

天下許多義理不是外頭的皆備于我胸中故曰大畜大畜之道先要剛健爲主天君確然不令容半點私欲又須敦篤懇至把道理着實體驗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機自然活潑鳶飛魚躍暗地中常有精光閃爍掩抑他不住由是而日進一日其德日新蓋道理本常新而無窮盡吾之所得于心者亦自日新而无窮盡也此釋卦名〇以剛居上指上九賢指內卦乾三爻乾艮同體本是正人君子同心同德的居上得位而尊尚之但乾剛諸賢氣峭峻絕斬斬千仞豈遽合乎時宜尤須有曲成造就之術畜止其健使无過差則我善用之其所以畜之者乃所以成之也故爲大正此是賢人君子輩成就一箇是言无不正也尚是加禮養是班祿就家食上發

揮則養字較切應天只是時秉之意蓋天者時而已矣吾之蘊蓄深厚義理融貫百凡施爲注厝員活通變隨時轉移動與天俱何施不可何功不成故利涉大川此應天時行爲利涉之具也非大畜君子烏能造是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畜氣者也氣之大者莫過於天天在山中故曰大畜君子法之以爲人心畜理者也理之至博莫過于古昔聖賢之言行是以博學旁搜一一識而不忘務求先聖先賢所言行之理爲我心得而吾心中包含蘊蓄浩浩乎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斯亦大畜矣蓋天山一氣也前言往行一理也聖賢先得之耳初非吾所本无而取之于古人也

前言往行俱是古人用心處因其言而默識其所以言因其行而默識其所以行此正所以畜德也不然亦徒博而已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陽剛乾體志于上進當大畜之時為六四所止故周公以有厲危之而教其利於已也

已不進也皆取以艮畜乾之義六四六五以他卦言則與初九九二為正應以大畜之時言則為所畜止耳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災即厲也止而不行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輹

九二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能自止而不進如輿之脫輹者然

其得時宜如此

脫輹者脫其車下之縛而其中如故不失爲輿也與脫輻不

同脫輻則全車皆解矣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處畜之時不進爲中二得此中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健極則行止極斯通三上同德而援之進九三得時則駕而初

二亦隨之有良馬逐之象然馬不憂其不良憂其輕車易道以

至於泛軼也矧艮止在前不可輕進故與其傷易也寧以艱處

之與其朋昵也寧以貞處之猶且日閑其輿馬日閑其衛焉如

是則安行軼道不失其馳利有攸往也

乾爲良馬爲行健馬非逐不行故曰良馬逐逐言其比德齊力並驟同驅也彖曰利貞此曰利艱貞者陽居健極勢不可止猶欲止之其艱可知猶云艱難力守其正也曰閑輿衛只是不恃壯用罔而有持重審顧之意與艱貞一套事與所以駕馬者也衛所以衛車者也考工記周人尚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如是則得遂其進而利有攸往○輿者任重之物衛者應變之物君子不家食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者輿也利涉大川而應天下之變者衛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九君子志在大行其道三之志與上合不期進而同升其往自无不利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乾剛上進陰柔之人所不樂也六四艮體之初畜止初九但因上爲陽爻而无其助雖萌遏止之心而不得逞有童牛之牿之象如是則君子之道得行大善而吉矣

童牛牛之小者牛陰物四艮體之初故曰童牛牿牛馬圈也所以防牛馬之逸者書曰牿牛馬是也言雖有畜止君子之念爲上九所制而不得行也六四六五亦非是十分小人只是賦性陰柔自與陽剛不相得便有畜止之意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四苟不畜陽剛而使之得上進則君子之道大行矣象曰有喜也所以深幸之也

六四與泰及小畜四爻相同但此屬艮體未純是小人故一

華心則君子即有喜

六五豶豕之牙吉

六五亦欲畜九二者近于上九而不得行也爲豶豕之牙之象

如是則乾體諸爻可上進而吉矣

爻意與六四同爾雅豕子豬䝏豶豶者豬子也牙者畜豶豕

之杙海岱以杙繫豕謂之牙今牙門之牙亦指門前橫木而

言古謂之橫馬所以止行人也總之四五二爻皆欲畜君子

而制于上九不得行耳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之吉則衆君子皆進而有慶孰甚焉

慶也道之慶也倍于喜矣

上九何天之衢亨

以陽居上與乾同體畜極而通恣其進而大用之賢人君子得以翺翔天路而防閑羈紲之悉屏則不家食涉大川之功可建矣故曰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歎息而深喜之也言何其天路之廣濶如是也蓋前之畜之者非故抑之也養其鋭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此之不畜者非故縱之也君子之才德已就與衛已閑无虞於罣駕也廣開賢路之意也此即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大正之君子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天之衢則君子之道得以大行更何所阻滯哉

總論

生生篇云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爲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爲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之脫輹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戎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易性微惡易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之者豈刑驅勢格之哉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窒慾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順之而自消強制之功過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牿必防其

漸積豕之牙必相其機要之初以牿而厲二以豶而脫四以牿人者自牿五以豶人者自豶是相悖而未始不相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爲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爲天衢則何惟其措足之差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具頤之象頤有養之義文王謂養之係於吾身不少也必以正焉斯可得吉耳毋寧觀其頤乎果出於聖賢之學術否也毋寧自求口實乎果由於禮義之中正否也觀頤則正是君子之道也

此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故名爲頤頤

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取養義養莫大於養德養身尤莫貴於以正故曰觀曰自求謂審釋其養之正與否耳〇觀頤者吾心之德要養得大中至正恰是天理之極些子差些子偏只爭差一針頭便是不正了所以要觀然必虛中者始能觀之而此卦有内虛之義故曰觀頤口實如飲食皆好富貴爵祿等項凡在吾身上受用着俱是此皆恒情所係戀而不能割者若于此脫然无累只把遇而不有物來順應道理應付他去未嘗狀心亦未嘗羨心終是見的透打的破洗刷得淨盡始爲得正而吉故曰自求口實自求者无所待于外也要之自求口實只是觀頤裡面事以其日用至切故對舉言之耳

彖曰頥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頥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頥之時大矣哉

頥卦以貞吉君子不可一日離養養不可一日離正惟正則吉不正則不吉耳曰觀頥者觀其所養之必于聖賢否也曰自求口實者觀其口養之必于禮義否也是養道也天地聖賢之所不能外也萬物待養于天地天施地生以養之萬民待養于聖人聖人不能以身養也養賢及民以養之无養則无萬物无萬民无萬物无萬民則不成其爲天地爲聖人矣頥之時豈不誠至大矣哉所以必正之爲貴也

所養是養德言人學問必曰所養何如是也自養是養身以其切於吾身者也天地養萬物日夜所息雨露所潤是也聖

人養賢其德政及于天下故曰以及萬民蓋萬物萬民不可一時无養天地聖人之心无一時不在養萬物萬民故曰頤之時大矣哉然道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故既言養之正又極言養之大假如天地養萬物而失其正則陰陽該戾物不遂其生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天地聖人又烏能外于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凡物皆有生息為頤之象君子曰頤養也養德自言語始特為慎之毋任躁妄而喪厥德也養身自飲食進特為節之毋縱七箸而喪厥身也斯其善于頤養者哉

言語自口出飲食自口入人之所共知而難能者慎與節也

言語飲食有動之象慎之節之有止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陽剛足以不食乃見利而動垂涎于物其所自失多矣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朶頤者頤朶朶下垂也爾初九也我六四也龜者不食而壽无待於物者也養人者陽也養于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无待於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于四見其可欲朶頤而慕之爲陰柔之所致也故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所貴于陽者貴其養人也如養於人亦不足貴矣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卽此意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士君子貴自植立不自立而求食於人无一可者六二不能自養而俯仰於人非頤之善物也其詞曰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聖人之戒深矣

顛有垂下之意指初九于丘有仰企之意指上九蓋卦中二陽爻皆能養人者也拂經是論其理之失征凶是論其事之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上皆非其類也二陰柔不克自主而行以求人之養祗自失類而已何益焉

陰與陽不同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頤者戾於養之道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戾其所養而不顧者即天理人情之所必有亦凶而終不可用也若是而安所利哉

六三與上正應故曰貞因處動極不能固守乃凶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之詞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頤道也彖所謂自求口實象所謂節飲食皆道也三之悖之欲用得乎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大臣宜身養天下而其才不足何妨於用賢四居上得正賴初九之賢以養天下於頤雖顛而於事則吉是大臣任賢之道也然賢才抱德於下不輕自售倘非下之專而求之繼未有肯為我用者必其悉心而任竭力而求如虎視眈眈而其欲逐逐者然斯賢者樂攄其謨而大臣養賢之責可无咎耳

以上求下故曰顛求賢以養萬民故曰吉顛頤吉是就其事而與之虎視以下是因其事而勉之人臣為國養賢要下士之虚名鮮有好賢之實願故曰下而專求而繼言其誠切而懇至也○以六四言不可不任初九以初九言不可仰視六四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爲大臣者不必耻其恩之自下出也賴賢者以養民則上之施弘及於其下光明昭被世稱大臣斯其選已

說到上施光纔見其爲吉纔見任賢不可以不誠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陰柔居尊位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拂其上施之常者也然養賢及民自是正道能居此貞而永聯一心天下咸被其澤而得吉矣如必欲其施之出於已未有以薄力而能濟者故曰不可涉大川

居貞居字安止而不遷也豫之時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順之時由順在上九故五亦不言順覩上九之利涉大川則五之不利涉可知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以從上一无自任之心則爲居貞而得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以陽剛之德當大君委託之重以養天下是天下之養由已以出者也其任不艱且大乎敬共惕厲无敢怠荒庶可以獲吉然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不大奮精力以濟天下之艱危未足副委任而稱賢也故又貴利涉大川

頤以止爲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群陰之得所養者皆由之也厲操心危也利涉大川亦本厲字上來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皆被其德澤矣是大有福

震也

總論

黃氏孫曰上艮下震曰頤艮止而靜故艮之三爻皆吉震欲而動故震之三爻皆凶非夫艮吉而震凶也凡頤之道吉于靜而凶于動也今夫外徇者內喪故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逐夫末者其本必顛故二曰拂經于丘頤以其所以養害其所養則弗能爲也故三曰拂頤十年勿用此震體也皆動而凶者也瞑而坐者見乎四海馳而觀之不能乎車之下則靜者常也故四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當其不可爲而不爲則其不爲之也功故五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動者病矣然靜而不能動則動者常死夫惟天下之至靜爲能至動

故上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此艮體也皆靜而吉者也今夫天地也萬物也上動而下止者也物之下動而上止者惟頤焉耳是其所以爲頤者震也震不自動係於艮而後動焉艮不止之于其上則震雖動不能也則其所以爲頤者艮也非震也故動不自動其靜者動靜不自靜其止者靜夫能止其所止則頤之道盡矣

二之顛頤與四同三之拂頤與五同而吉凶異者二三自養是爲逐物而喪已也四五養民是爲舍已以從人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名大過陽既任重有棟之象二陰居其上下不勝柔弱則重將安托棟其橈矣然處大過之時必當

過而不過始爲有濟其體卦德剛中巽悅是其意氣不張德性用事有靜无不察之實動无不援之機非卽所稱過而不過者乎斯利有攸往无僨事而獲亨通耳

陽爲大爲君子當大過之時剛實于內朋聯勢合操持太嚴議論太高刻覈太至不能調劑柔和平懷虛己以至激厲不可收拾是大者過也凡陽盛者陰必衰而卦之上下皆陰爲本末弱而中剛之重不可支故其棟橈曲也室以棟爲主棟橈室將傾焉太剛則折之象也然能過而不過斯利有攸往亨亨利一氣說下亨處全在剛中悅巽悅巽二字總不離中聖人於過極難處處思得此一段猶可幹旋故舉出以爲君子謀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曷以名大過也陽居中而過盛是大者過也夫大可壯不可過也大者一過勢將偏矣害何可勝言哉曷以為棟撓初上二陰本末弱也本弱則无所擔承末弱則无所寄附以見陰衰而陽不能獨隆也然幸卦體剛雖已過而尚居中得時用事有不獨任其剛之過者且卦德巽入于義理而和悦於施行曲盡其維持之術故利往而乃可得亨矣若是則大過之時之難處誠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為之勛勷也其所係豈不至大矣哉

他卦四陽儘多此何以獨名大過蓋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内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

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內謂之小過小者過也過之為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凌陰而蔑之也人徒知陰過乎陽之為禍也豈知陽過夫陰之不為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弱而見屏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棟橈吾將壓焉故大過之世利有事而忌安居君侈已甚而國无憂患則上益張而下不堪其禍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于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憂人患至而人憂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剛過而中巽而悅行剛過是大過本色

重在中與巽悅上蓋其體質本是剛毅足以奮發有爲而又用之以中不過乎剛德性本是巽順足以深入義理而又行之以悅不拂乎人情所以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者言人于大過之時雖大過之事適其時當其事也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雖過其事而不過乎理是也蓋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亦不可過故嘆其大大過人之才即于時上見之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以滋木而至于滅木大過之象也君子者誠見得道理眞即世所共非我獨立於其間而畧不恐懼知得義命在即世所遺棄我欣然於其間而略无悶悔是亦大過人之行也

上一句大過之象下二句大過之行不懼者不求同俗而求

同理天下非之而不顧也无悶者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舉世
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必有大過人學問義理見得明有大過
人操守脚根立得定方幹得此事自人視君子見得大過在
君子亦只本等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當大過之時陰柔已能慎矣又居巽體之下則慎而又慎者也
亦如物不錯諸地而有所藉可謂慎矣而又藉之用茅茅又用
夫白白則至潔之物矣是慎之大過者也故有此象然慎雖大
過以其居大過之初則過而不過又何咎

陰柔在下以承上之陽剛故有藉象茅柔物巽爲白故象白
茅初六本也本弱而有弱之用故无咎言于事理无過差

也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以其陰柔居巽之下故能若此其慎也陽剛在上者乃得而承藉之矣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剛過之始而比初陰是不任其剛以爲之而取資于柔尚可回天下之生意者其若枯楊之生稊乎老夫之得女妻乎而其往也无不利矣

所謂剛過而中巽而悅行正是此爻蓋二爲剛過之始也枯楊大過象老夫九象皆指本爻稊初在下象女妻柔象皆指初六總之以陽從陰過而不過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老夫耳曷云得其女妻剛不可過也二知巳剛之過以相與於柔是善濟之道也

老夫女妻就有過以相與意

九三棟橈凶

三任天下之重若棟而以剛居剛敗乃公事若棟之橈者凶道也天下何賴焉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不可獨任若棟之直承不可无輔也曰棟橈之凶者正謂獨任其剛不可以有輔耳

或曰九三上應上六非得柔以爲輔乎曰上六末弱也且有

滅頂之凶亦不害用其柔若故若无輔然

九四棟隆吉有宅吝

陽居陰而不過其任天下之重有克堪而不敗若棟之隆而吉若焉然以其下應初六爲之輔也若有他焉則反僨事而不濟矣吝

有宅若猶言以初六爲不足與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初六陰柔在下四得之以爲輔无過剛則折之患而不撓矣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撓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于未過之先故棟隆而不撓乎下其下不撓其棟焉得不隆隆非有所加也不撓乎

其下而已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于已過之後故橈

而不可有輔救其過于末不若救其過于本也此三四之所

以異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則彼之柔无可資已之剛爲克

濟是雖无咎而實无有譽于天下者故其詞曰枯楊生華老

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枯楊生稊猶可復生枯楊生華速其死也老夫女妻猶可生

育老婦士夫无復生道矣无咎无譽重无譽上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陽過而无資則終无生意矣陰過而爲之助亦安能發育哉

何可久深痛之之詞可醜言配合之非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天下事已无可爲矣然可曰已力之不足而自諉乎捐軀以求必濟是亦人道之所當爲者卽過涉滅頂凶亦无咎之道也

當過之時以二陰爻論之初藉用白茅大過于愼者也以其居卦之初故无咎上過涉滅頂大過于濟者也以其居卦之終故凶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天下有不當涉者有當涉而不可自恤其身者上九過涉分也義也天地間所不可少之人人世所不可少之事也何可咎也

總論

道以中庸為至而賢智之過竟與愚不肖同科夫道則何過之有哉然德有偏全勢有輕重全則苦於難兼重則苦於難反彼拘方守轍之士方回視而却步而聖人猷徐徐焉安起而收之於是天下之視聖人以為希世絕倫之事而不知聖人固率其常性盡其常道而一毫无所加也傳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茲其大過之時乎故論其時則兢業時幾是白茅之藉也慎而過者也即揖讓放伐僇嫡殺兄斷然為之而不疑亦未始非慎也剖心自明是滅頂之凶也忠而過者也即抱器存祀佯狂受辱愛其身以有待者亦未始非忠也枯而能生若見以為奇而不出乎盈虛之物理老而相得若見以為異而不出乎夫婦之造端彼聖人

所以扶本末之弱而收棟隆之吉者惟其知時者豫耳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理之常也由本而及末先始而令終事之常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他順其常而已

☵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上下皆坎有習坎之義二陽居中有有孚之義故人處險者以誠實爲根本不以艱難險阻渝其有常之守維此心自然安泰累无一毫凝滯于其中由是而行乃克展其經綸不爲險難所束縛而有尚于天下矣不然而此中先失如險何哉

乾坤與離皆重卦獨此言習坎者危之也處坎之道須實心寧耐始爲有孚有孚自心亨心亨自行有尚語意一串惟心亨者不爲其所限也行有尚者能出險也險以能出爲功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
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
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險也上下皆坎險中又重有險習坎之義也行險而失其信
如此心何而奈何其有功今觀卦象水內實有常流而不盈其
在於人亦內實有常行險而不失其信蓋處險之道宜如此倚
而守之常如此而不失也曰維心亨者二五剛中有中實之義
故能不失其信而心亨也曰行有尚者本是中實以往經綸康
濟可成出險之功耳然是險也罹之則困而憑之亦可以久安
如天之險不可升也地之險山川丘陵也王公知此而設爲城
郭溝池之固等威刑法之辨令人莫敢窺窬以守其國則險之

時用固聖人處之以衆保其民與天地而並存者也豈不至大矣哉

水流不盈者足此通彼未嘗汎濫盈溢也即寓行險而不失其信意在故直接在人心上去剛中者二五剛在內以理爲主光明正大而无一毫行險僥倖之私所以亨也心亨則洞見乎事機之變自可以拯溺亨屯出險而有功矣蓋存主于內者理不足以勝私則推行乎外者誠之不能動物故剛中則心亨心亨則往有功而出險此內外功效之自然也天險者无形之險也地險者有形之險也王公設險者无形而欲使其有形也披山帶河據其形勝以爲險也明禮定分防其僭溢以爲險也此則在人之險因无形而成有形與天地同

其險者也當險之時即有險之用如此故以大哉贊之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源泉混混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水之洊至習坎之象也君子謂德行成乎已者也有常則无間斷而必期實得于身心教事成乎民者也馴習則无厭斁而有以漸摩乎心志是二者皆取洊習之義也

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常德行習教事以之脩已以之教人如此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所以出險者以陽剛之才耳初六陰柔居下則其陷益深不能出矣故曰習坎入于坎窞凶

窞者坎中小坎旁入者也坎體本陷而又入于陷則陷中之陷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爲以入坎失陽剛則失出險之道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處坎陷之中有險而未能出然其剛中之才足以奮動而斡旋猶可以求小得也使非重險竟此小得苟非剛中則亦初之入險而已

剛以其才勝中則其善用之者爻詞不如彖以爻單言之力量止此耳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剛中之才豈不能大有所濟而居在重險又陷於二險之間即
欲出之未可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之坎坎前險而後枕入于坎
窞而已安可用哉
前險不可行後枕未安着也觀初與三之入于坎窞則知二
之求小得固其才之大過人者耳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之重險終豈能有功乎欲求得而有功亦反陰柔不中正
之爲耳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六四柔順得正當國家險難之時近九五剛中之君剛柔相濟其勢易合故有儀文不事簡約相見之義如此則同心協力共圖出險之計始雖險陷終得无咎矣

樽酒一樽之酒簋竹器貳副也言樽酒簋貳副之也用缶其樂用瓦缶也納約自牖言自進于牖下陳列此至約之物而納進之也樽酒用缶无煩文之設納約自牖无儐相之儀世故艱難不以為瀆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剛五柔四際者相遇也五思出險而下求四思出險而上交此其情易合而禮薄亦可以自通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猶在險中以地位言故有坎不盈之象然陽剛中正上只一陰其時亦將出險矣故又有祗既平之象既平則无咎矣

坎不盈者坎水尚未盈滿尚有坎也平者水盈而平也既平則將出險矣坎不盈者見在之辭祗既平者逆料之辭言一時雖未平將來必平也祗語助辭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者德也未大者時也中德雖具而值時之艱未大其設施而出險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繫縛也徽纆皆索名三股曰徽二股曰纆寘者置也置于法門因罪人之處以棘圍墻是也言縛之以徽纆而又囚之于叢棘

之中三歲不得時之久而不能脫離也上六陰柔居險極所陷既深終无脫險之期故有此象如此死亡之禍不能免矣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失濟險之道故耳有孚維心亨濟險之道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卦以二陰附麗四陽有離之義離者麗也必附麗得正始可以亨又必其柔順中正之德養而无失如畜牝牛則吉矣

乾坤元亨利貞四字合下俱有離曰麗必利貞而後可亨牛順物牝牛順而又順者也畜養也非養不能順非順不能正非正不能亨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附麗也凡造化人物未有不附麗而成文者日月則麗乎天矣百穀草木則麗乎土矣聖人明明德之緝熙者以麗乎正則其虛靈洞徹光被于遠邇乃可以化成天下文明之俗也今卦體柔麗乎中正柔則爲順之主麗乎中正則不失麗正之義故可以得亨而爲畜牝牛吉也然則正其可少乎哉

日月星辰以氣相麗者也百穀草木以形相麗者也重明麗正以理相麗者也日月星辰麗而明其不麗者殞墜薄蝕矣百穀草木種之則生拔之則死人見其生而不知其麗也大人象之重明麗乎正以化成天下人之目能視耳能聽手能持足能履趨利避害亨然於中所謂明也爲君者紀綱號令

生殺乎春曉然於外亦所謂明也雖然明有形也正无形也人君未有不用其明者其卒至於昏塞蒙蔽而不足于明何也知其明而不知其明之所麗也聖人知天地爲日月百穀草木之麗而以正爲明之麗故明而又明卒歸于正也○重明以麗乎正二句泛論麗之宜正柔麗乎正是本卦體說其所麗之正麗中正乃爲麗正柔即是順故總釋之亨吉畜牝牛吉一氣下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離即天行健之意非止兩作而已也大人觀此象謂吾心之明不可間斷日新又新繼續此明以照臨乎四方繼明即明明德也照四方即新民也明德新民是大人事故直以大人

當之

作者起也兩作者一明而兩作也言今日明明日又明也繼明如云聖繼聖也以人事論乃日新又新緝熙不已也照於四方者光被四表也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總之謂之大人而已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凡人所履即謂之麗初九以剛在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其所履或失之躁而致錯然者咎所不免也惟知其義而敬慎之明於此身之進退乃得所麗之正可以无咎耳

初九剛明交用便恐有過當處故曰履錯然然終是剛明的人可反而敬慎故著其詞以勉之敬者審錯之道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矣如何能敬以其心知避咎自然敬愼也敬則其咎不期避而自避矣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麗乎中凡其所承事所臨涖者一本徽柔懿恭之心出之而合乎中正是純臣麗正之道克相化成天下之治者也故曰黃離元吉

黃者中也離者麗也以中為麗是人臣之麗正者元吉无所處而不當也柔麗乎中以見畜牝牛之不可少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柔麗乎中則其所行者无非中道也故曰黃離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三處重離之間爲日昃之離天行如此人如之何達者亦惟知命樂天而已不知命以自樂則不勝其將盡之悲而自促其凶也亦何益哉

日中則昃猶上午巳終交入下午也鼓缶席前所用之物以安常自樂也人壽八十曰耋言憂死期之將至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是在智者之自適而已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善繼者必有巽入之誠順承之道九四當後明將繼之時而以剛迫之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而莫可救者噫危甚哉

均爲離之初初以敬愼免咎四以剛躁取敗何也初乃火之始其勢未甚能以其明而辟咎四則兩離相繼勢焰如焚而莫可禦遏故有突如焚如之象至取死取棄而不能自已此不得大之明而得火之烈者也亦異乎牝牛之吉矣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如其來如燄迫之甚所難容也能免於焚死棄乎

唐突无節驟則无餘地矣更何所容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居尊麗中无大失德獨以行有不正而追於上下之陽故不勝其悲感而憂戚其將及若出涕沱若而復戚嗟若然如是則恐懼可以致福殷憂可以啟邦吉之道也

涕沱徵于色也戚嗟發于聲也總是憂懼之意厲重于正五

不正乃遭此患然幸其文明而中故能憂懼而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旣憂懼矣而曷以得吉所離在王公之位也麗其位則思

所以保其位然則其憂戚者乃其所以永存者與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剛明之極能照而能威王者用是以出征則必有嘉美之

功矣且其所誅者元惡大憝而漸染詿誤之人直宥之而不究

爲折首匪獲其醜焉則雖奮刑誅于天下而自无過濫之咎矣

若上九者善用其剛明者也

嘉者功之美也折首獲匪其醜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折首

能醜此所以爲嘉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之爲言正也王者欲正邦故不得已而出征所以俾折其首不傷及于无辜也

總論

柔麗乎中正是一卦主意二與五皆柔麗乎中正者也故並與其吉初三四上皆是剛明之人初剛而躁則敬之以辟咎三剛而昃則傷其嗟而不久四剛而突則罪其棄而不容惟上剛而不猛方與其嘉而正

易經可說卷之二終